



023

译文名著文库 >> YIWEN CLASSICS > Рудин. 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 И.С.Тургенев

[俄] 屠格涅夫 著

И.С.Тургенев

戴骢 译

罗亭

Рудин

贵族之家

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 名著文库

YIWEN CLASSICS

[俄]屠格涅夫 著

И. С. Тургенев

戴骢 译

罗亭
Рудин

贵族之家
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亭 贵族之家 / (俄)屠格涅夫著; 戴颢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8
(译文 名著文库)
ISBN 7-5327-3996-1

I. ①罗... ②贵... II. ①屠... ②戴...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6596 号

И. С. Тургенев
РУДИН
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

罗亭 贵族之家
РУДИН
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

И. С. Тургенев
伊·屠格涅夫 著
戴颢 译

责任编辑 朱志顺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81,000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7-3996-1/I·2240

定价: 12.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6628900

Y I W E N



CLASSICS

译本序

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处于高度繁荣的时期，其时俄国文坛天才辈出，佳作纷呈。领此风骚的是两位作家，一位是列夫·托尔斯泰，一位是屠格涅夫。

人们尊屠格涅夫(1818—1884)为伟大作家，因为他站在时代前列，洞察当时阻碍俄国社会发展的社会矛盾，善于捕捉时代跳动的脉搏，及时地加以艺术再现，以其博大的胸怀，同情农民，抨击地主（一度曾因此而被俄国政府逮捕，软禁）。

屠格涅夫作为思想家，他通过《罗亭》(1856)和《贵族之家》(1859)，成功地塑造了两个当时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一个是《罗亭》的主人公罗亭，一个是《贵族之家》的主人公拉夫列茨基。人们把这两位主人公称作“多余的人”，屠格涅夫自己也称他们为多余的人。他此前还专门写过一部小说，叫《多余人的日记》(1850)。

评论家对于“多余的人”这种艺术形象本身贬多于褒，说他们言语脱离行动，理论脱离实际，更有甚者，称他们为“语言的巨人，行动的侏儒”。

窃期期以为不然。在我看来，所谓多余的人实际上是当时历史条

件下俄国知识分子中的先知先觉者，他们有抱负，有学识，有见地（在社会观、道德观、金钱观上），所以他们愤世嫉俗，不屑于随波逐流，与周围格格不入。他们的悲剧在于他们是单枪匹马的，没有凝聚为力量。他们充分识认自己虽心比天高却命比纸薄，所以不得已而取退却之路。

这种悲剧性格是有魅力的。他们激起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共鸣，尤其是在只能浩叹世道不公、徒唤奈何的社会里。

然而《贵族之家》和《罗亭》这两部小说所以扣动我心弦的与其说是“多余的人”这种艺术形象，还不如说是小说凄婉的爱情故事。

《罗亭》和《贵族之家》分别为我们塑造了两个完美无缺的少女形象（娜塔丽娅和丽莎），她们并无倾国倾城的美貌，却有无比美好的心灵，她们聪颖、果敢，不屈服于恶浊的环境，执著地追求高尚的理想，甘愿为爱情而牺牲一切。她们的献身精神恰恰与“多余的人”在爱情面前望而却步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照。悲剧便由此而生。

在这样的悲剧中，屠格涅夫并未对罗亭和拉夫列茨基加以谴责，反之充满同情，然而仅止于同情。屠格涅夫对娜塔丽娅和丽莎则持另一种态度，他以婉丽的笔触、巧妙的结构、简明的语言对这两位俄罗斯少女备加赞美，予以理想化。

有评论家指出，屠格涅夫偏爱女性，崇拜女性，他把民族的希望寄托在她们身上，把她们的行为和思想升华为诗的理想。法捷耶夫在《三十年间》一书中对屠格涅夫这一创作方法评价颇高。他说：“屠格涅夫对女性的崇拜，他笔下的妇女形象，主要是少女形象，使得对女性取苛刻态度、注重于七情六欲的托尔斯泰感到恼火。然而我认为屠格涅夫的理想化具有自己的魅力，具有不同寻常的美。我认为在我们的时代，对青春和女性美的这种描写手法恰恰是我们今天的文学所缺少的，我们今天的文学过于自然主义化，过于接近世俗。有关这方

面生活的这种理想化的描写，正是我们的青年人所需要的，因为他们向往着这种生活。”这话是言之成理的，我们在青年时代就曾需要这种生活，向往这种生活。

屠格涅夫作为语言巨匠，他把这种“诗的理想”写得何其感人，何其回肠荡气！《贵族之家》甫一问世，便成为“全俄国为之流泪的一本书”。

记得我初读《贵族之家》是在初中念书的时候。我读着这部小说，感动得涕泪俱下。我的同学们也争相阅读这部小说，也无不为之流泪。这不是廉价的泪水，这是我们这些纯洁的少男少女对美、对爱情的纯洁的期望和企盼。记得当初读到这部小说的结尾时，我五内如焚，掩卷良久，仍沉湎于小说椎心泣血的悲剧氛围。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已垂垂老矣，我仍认为《贵族之家》的非凡之处，是小说的结局。这一结局是对人性的高度概括。而人性是超越一切时代、超越一切国界的。这就是好的小说能传诸久远，感动一代又一代人的原因所在。

译者

二〇〇六年春

目录

罗亭 1

贵族之家 157

罗
亭

那是一个恬静的夏晨。初阳已高悬在澄碧的天空，可田野里还闪烁着朝露，从刚刚睡醒不久的山谷里拂来阵阵幽香的凉风，在露珠犹泫、尚无喧声的树林里，只有早起的鸟雀在啁啾欢唱。坡势平缓的山坡上，到处都是刚刚扬花的黑麦，山坡顶上有个小小的村子。一个穿白色薄纱长裙、戴圆草帽、撑遮阳伞的少妇，正沿着狭窄的乡间小径向小村走去，一名小厮远远地跟随在她身后。

她款款地走着，像是在享受漫步的乐趣。周遭摇曳着高高的黑麦，长长的麦浪发出柔和的沙沙声，此起彼伏，时而泛出银绿色的波光，时而又幻化成淡红色的光影；云雀在高空流转。少妇从她家的村庄出来，那个村庄离她正要去的小村不到一俄里^①。她名叫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利平娜，是个富孀，膝下没有子女，和她弟弟，退役骑兵上尉谢尔盖·帕夫雷奇·沃伦采夫住在一起。她弟弟没有妻室，替她管理田产。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走到村头一幢窳陋、低矮的农舍前，喊来小厮，让他进屋去问候女主人的病况。不一会儿，小厮便由一个胡子雪白、老态龙钟的农夫陪着走了出来。

“喂，她怎么样？”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问。

“她还活着……”老头答道。

“可以进屋吗？”

“怎么不可以？可以。”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走进农舍。屋内又小，又烟，又闷……火炕上有人动了动，呻吟起来。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打量了一下屋内，在昏暗中看到了一张老婆子满是皱纹的蜡黄的脸。老婆子包着方格头巾，齐胸盖着一件沉甸甸的粗呢大衣，压得她气都喘不过来，她无力地摊开两只枯瘦的手。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走到老婆子跟前，用手指按了按她的前额……额头烧得滚烫。

“马特廖娜，你觉得怎么样？”她俯下身去问炕上的老婆子。

“哎哟，”老婆子两眼盯着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呻吟了一声。“好太太，我不行了，不行了，眼看就要死了，亲爱的太太！”

“马特廖娜，上帝是慈悲的，你的病也许会好，我让人送来的药，你吃了吗？”

老婆子难受地哼哼着，没有回答。她没有听清问她的话。

“吃了，”站在门边的老头回答说。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掉过头去问他：

“除了你，她身边没有人了？”

“还有个小妞，是她孙女，这丫头坐不住，老是要跑开，连给奶奶倒杯水都懒得做。我又老成这样，还能干什么？”

“要不要把她送到我的医院去？”

“不用！干吗送医院！送也罢，不送也罢，反正都是死。她活够

① 1 俄里合 1.06 公里。

了，明摆着上帝要召她去了。她已经下不了炕。哪里还送得了医院！只要扶她起来，就会送掉她的命。”

“哎唷，”老婆子呻吟着说，“我的好太太，我的美人儿，别撂下我那没爹没娘的小孙女不管，我们的东家老爷住得远，可你……”

老婆子没有力气再说下去了。

“你放心，”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说，“我会照料她的。你瞧，我给你带来了茶叶，还带来了糖。想喝就喝吧……你们家茶炊总有吧？”她看了看老头，加补说。

“茶炊吗？我们家没有，可以想办法去借一个。”

“那你去借借看，要不，我派人给你送一个来。对了，关照你的小孙女，别老是跑开。告诉她，这样做是可耻的。”

老头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伸出双手接过了糖和茶叶。

“好啦，马特廖娜，再见了，”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说，“我还会来看你，别灰心，要按时吃药……”

老婆子稍微抬起头，凑近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

“太太，把你的手给我^①，”她含糊不清地说。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没有把手递给她，而是俯下身去吻了一下她的额头。

她转身离去时对老头说：“千万别忘了给她吃药，按处方上写的给……茶也要给她喝……”

老头仍然没有回答，只是鞠了个躬。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走出农舍，敞开胸怀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她撑开遮阳伞，正想往家走，忽见屋角后驶出一辆低矮的两轮轻便马车，车上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身穿一件灰色亚麻布旧大

^① 俄俗，农奴见到主子，须吻主子的手。

衣，头上戴着同样料子的制帽。那人一看到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立即勒住马，朝她转过脸来。他脸盘很大，没有血色，一对小眼睛呈灰白色，唇髭呈浅白色，这使他的脸和他衣服的色调很是相称。

“您好，”他打招呼说，带着懒洋洋的微笑，“请问，您来这儿有何贵干？”

“我来看望一个女病人……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您这是从哪儿来？”

那个叫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的人，直盯着她的眼睛，又笑了笑。

“看望病人，”他继续说，“好，这是行善，可您把她收进医院岂不更好？”

“她太虚弱，动不得。”

“您是否打算停办您的医院？”

“停办？为什么？”

“没什么，随便问问。”

“奇怪，您脑袋里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因为您经常和拉松斯卡娅往来，我想，您不免受她影响。按她的说法，什么医院啦，学校啦，都是乱弹琴，花点子，于事无补。行善应当在私人间个别进行，教育也一样，因为这是涉及灵魂的事业……她好像是这么说的吧。不知她拾的是谁人的牙慧^①，我倒很想知道。”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莞尔一笑。

“达莉娅·拉松斯卡娅是个聪明人，我很喜欢她，也尊重她；然而孰能无过，她的话也不见得没有谬误，所以我并不句句都信。”

① 果戈理在其《与友人通信集》中反对农村办学，反对办慈善机关、养老院及孤儿院，力主私人资助，从事私人慈善事业。故此处是指拉松斯卡娅附和果戈理的意见。

“您能够不听信她，太好了，”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说，仍然没有下车，“因为她本人对自己说的话也并不相信。噢，遇见您，我很高兴。”

“为什么？”

“问得好！言下之意好像我并非每回见到您都感到高兴似的！您今天就像这个早晨一样明媚可爱。”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又莞尔一笑。

“您笑什么？”

“笑什么？要是您能看到您在说这番恭维话时那副没精打采的冷冰冰的尊容就好了！我真奇怪，您说最后一个字时怎么没打哈欠。”

“冷冰冰的样子……您呀，就喜欢热火朝天；可火毫无用处。烧了一阵，冒一阵烟，就熄灭了。”

“火能使人温暖，”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说。

“是啊……可火也能把人烧伤。”

“烧伤算得了什么！不过皮肉之苦罢了。无论如何，总比……”

“好，哪一天把您烧个痛快，且看您怎么说，”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不以为然地打断她的话，用缰绳抽了马一下，“再见！”

“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请等等！”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喊道，“您什么时候到我家来？”

“明天，请代为问候令弟。”

轻便马车扬长而去。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望着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的背影，心里想：

“活像个布袋！”他弓着背，满身尘土，便帽戴在后脑勺上，一络络黄发蓬乱地戳出在便帽外边，活脱是个大面粉袋。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缓步走回家去，双眼望着地。忽听近处

响起啾啾的蹄声，她停下脚步，抬起头……原来她弟弟骑马接她来了。弟弟身旁走着一个身材不高的年轻人，身穿薄料子斜襟外套，衣襟敞开着，系一根薄料子领带，戴一顶薄料子灰色礼帽，手里拿着根手杖。他隔得老远就朝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微笑，尽管明明看到她正低着头在想心事，根本就不会注意到他。来人一见她站停下来，马上迎上前去，快活地、几乎是温情脉脉地说：

“您好，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您好！”

“啊！是您，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您好！”她回答说。“您从达莉娅·米哈伊洛夫娜^①那儿来吧？”

“是的，夫人，是的，”年轻人春风满面地回答，“从达莉娅·米哈伊洛夫娜那儿来，达莉娅·米哈伊洛夫娜吩咐我来见您；我宁愿步行到府上……这么美好的早晨，而且总共只有四俄里路。夫人，我去了府上，您不在。令弟告诉我，您去谢苗诺夫卡村了，令弟打算去大田看看；我就跟他一块儿来了，来迎接您。是的，夫人。不胜荣幸！”

这个年轻人讲得一口俄语，纯正，准确，但是带点外国腔，至于是哪个国家的腔调就难以辨别了。从外貌来看，他有几分亚洲人的味道。长长的鹰钩鼻，呆滞的蛤蟆眼，红红的厚嘴唇，平削的前额，漆黑的头发——这一切都表明他属东方血统，可是这个年轻人却姓潘达列夫斯基^②，自称祖籍敖德萨，虽然他是在白俄罗斯某地由一个好心的富孀出钱供他求学的。再由另一个寡妇替他谋得一个差事。总之，凡徐娘半老的太太都乐于关照这位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因为他善于逢迎她们，博取她们的欢心。目前他就住在那个广有家财的女地主达莉娅·米哈伊洛夫娜·拉松斯卡娅家里，地位介于养子和食客之

① 即拉松斯卡娅。达莉娅是名字，米哈伊洛夫娜是父名。

② 这是俄罗斯人的姓。

间。他待人极其温和，极其殷勤，善解人意，暗地里则十分好色。他嗓音悦耳，钢琴弹得相当不错，此外还有个习惯，跟人说话时总是把眼睛盯住对方。他衣着整洁，一套衣服能穿非常之久，宽阔的下巴总是刮得干干净净，头发也梳得纹丝不乱。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听他说完后，掉过头去对她弟弟说：

“今天我老是碰见熟人，刚才我还跟列日涅夫^①谈话来着。”

“噢，跟他！他准是驾车去什么地方吧？”

“可不，你想象一下，驾着两轮轻便马车，穿一身像麻布袋一般的衣服，浑身上下全是尘土……真是个怪人！”

“是的，也许有点儿怪，然而他是个非常好的人。”

“二位说谁？列日涅夫先生？”潘达列夫斯基问，好像很是吃惊。

“怎么，正是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列日涅夫，”沃伦采夫回答说。“好了，姐姐，呆会儿见，我得去田里看看，正在给你播种荞麦。潘达列夫斯基先生会送你回家……”

说罢，沃伦采夫策马离去。

“真是三生有幸！”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高声说，随即把手臂伸向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

她挽住他的手臂，两人沿着通往她庄园的道路向前走去。

能同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挽臂同行，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显然乐不可支；他迈着碎步，喜形于色，那对东方型的眼睛甚至泪水汪汪，不过这在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来说是常见的事，他这人动辄就会感动得流泪。不过话要说回来，挽着一个如此绰约多姿的年轻女

① 即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的姓。